

## ～胡主教率團訪京、滬補記～

湯漢

### (甲)引言

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胡振中，率領五人代表團，應中國國務院宗教事務局邀請，於今年三月廿五日至卅日，訪問北京和上海，參拜聖母大殿，瞻仰利瑪竇及徐光啓墓園，與有關當局展開坦誠友好的交談，加強互相的了解和聯繫。

香港教區乃普世教會的一員，服膺羅馬教宗，與全球天主教會，包括台灣天主教會

，團結共融。胡主教又是一九四九年以來，第一位應中國宗教事務局邀請訪問中國的天主教主教，也是第一位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應邀訪問，此行引起世界教內外人士關注，自是意料中事。

訪問團成員包括：天主教香港教區發言人、社會傳播處主任楊鳴章神父，天主教教育委員會副主席、嶺南書院校長陳佐舜博士

，天主教香港明愛社會工作秘書陳秀嫻女士及筆者本人。

我們在京、滬先後拜會了全國宗教事務局任務之局長、中央統戰部江平副部長、港澳辦公室姬鵬飛主任、上海宗教事務局楊增年局長、上海葉公琦副市長、中國天主教愛國會等領導人士，包括其主教及主要成員。

此次訪問概況，胡主教致教友書及不少報章已經披露，本文只是補記，聊饗讀者。

## (乙)訪問的安排

我們願意在三月廿五日聖母領報節日起程，因為這是天使向聖母傳報救主降生的大節，宗教史上天上人間的「傳報」，很可標誌「溝通」的創舉，加強「橋樑教會」的使命。

當天上午十一時，我們五人代表團，連同兩位副主教，在主教客廳聚集，先分享一個蛋糕。胡主教滿懷喜悅之情告訴我們，他接到很多神父、修女、修士及教友的電話及信件，包括這個禮餅，表示代禱及支持，并祝福此行成功，可見教區的團體感和內聚力。

赴機場前，主教領導我們先行在其小堂祈禱，把整個旅程奉獻給聖母，求她福佑；事後，主教多次對我們說：天主同行，神妙可感，因為自覺心情始終是那麼安祥；願我們勇敢機智，應付人事，也坦誠真摯，表達意見。

新華通訊社香港分社李儲文副社長於三月十九日餞行；副總編輯楊聲先生及編輯主任陳夢雲女士親到機場送行；更派編輯主任吳連滋先生隨行協助，使我們的旅途愉快平安。他們盛情感人，謹此表示謝意。

國務院宗教事務局任務之局長，闡釋問題層次分明，有學者之風。副局长曹錦如親到北京機場迎接，見面就說：「近日北京的天氣顯著回暖，春回大地，好像特別歡迎你們的到來。」她和陸處長一直陪同我們，從北京到上海，招呼週到，備極辛勞，令人敬佩。

上海宗教事務局長楊增年醫學教授，親到機場迎送；他與當地天主教人士，關係融洽，一切活動，妥善安排；副局长王宏達及外事部負責人裘林甫先生，耐心聆聽我們要求探訪龔品梅主教的陳述，願意悉力協助，轉達層峰。

中國天主教愛國會的領導人士，亦盡地主之誼，伸出友誼之手，盛宴接待，親切交談，共同祈禱。在北京南堂曾就牧民工作交換經驗，留影記念，廿多位教友先靜觀事態，後蜂擁前來，親吻主教權戒，請求降福代禱，使主教大受感動，大家熱淚盈眶；類似情況亦發生在上海佘山之中山小堂內，令人難忘。

無冕王、記者先生，既可怕又可敬。他們為了搶先報導新聞，窮追苦纏；但敬業精神，令人欽佩。他們以最快和最有效率的方式，把這次歷史性的訪問過程，通傳世界各地。因此，胡主教拜會姬鵬飛主任的情況，便在當晚全中國的電視新聞上出現。

## (丙)訪問的目的

國家領導人士會見我們時，都重申中英協議的內容，指出九七年後，在「一國兩制」的基礎上，香港教會可以繼續發展，中國不會干涉香港教會的事務。即使其間出現變化，也是向好的方向發展。香港天主教區可

以繼續辦好自己的事，也可以繼續保持自己與國際之間及與台灣之間的宗教關係。在「互不隸屬、互不干涉及互相尊重」的原則下，鼓勵國內外之宗教組織，進行交往。這些領導人曾問，胡主教對九七年後的宗教還有什麼顧慮時，胡主教回答大致是：

「香港的宗教信仰及活動自由，及其與國內外現存關係，『聯合聲明』已加保證，且將寫入基本法，確保尊重。本人的有關聲明，亦曾許下，一秉過去服務精神，盡力促進香港社會均衡發展。我們應邀前來訪問，不是為爭取或維護香港天主教的權益，也不是為解除教會方面的某些顧慮。我們倒想表達『僕人教會』的使命：不求接受別人的服務，而是為奉獻自己和服務他人。本人身為天主教教區主教，及世界天主教主教團成員

，擬就三方面作進一步的探討：(一)為祖國的統一大業，香港天主教能扮演怎樣的橋樑角色？如何能為祖國爭取更多國際友人，增強國際聲譽？(二)面對香港轉變，香港天主教為社會整體的均衡發展（包括物質生活、精神生活、宗教生活等各方面的均衡發展），除了現有的工作，更能有何種貢獻？(三)如何能在「三互」原則之下，使國內外天主教徒加強聯繫？如何在現有關係上，與普世教會精誠團結，以建設社會，造福人群？」

聽了胡主教這番說話後，每位國家領導人都很親切地握着他的手，很有風度地說：

「你顯得很愛國家民族；你所提出的問題很大，這些問題問得十分好，值得考慮，他日我們必會好好研究。」



攝於徐光啓墓園（由左至右）：

湯漢神父、楊鳴章神父、胡主教、陳佐舜博士、陳秀嫻女士。

## (丁)訪問補遺

除了就上述三個主要問題交換意見外，還有一些值得提及的交談內容；因為這不是談判，我們不便當場記錄，如今只憑記憶，摘要記述如下：

(一)外籍傳教士與本地教會的關係——在北京與中國天主教愛國會主席宗主教等領導人士及上海宗教事務局楊增年局長等交談時，胡主教都有機會對這問題交換意見：

當談到五十年代前後，國內外一些中國傳教士的言行和著作，有傷害我們中國人的民族感情時，胡主教認為應向前看，指出過去三十年來，外籍傳教士與本地教會的關係，已有了很大的改變。首先，早於五〇年代，他在台灣杜賓晉主教負責的新竹教區，工作十八年。當時教區自己人力財力不足，主教把整個教區劃成三個總鐸區，委託耶穌會、方濟會及瑪利諾會分別負責，這是第一種模式。其後，七〇年代，他受委出任香港教區主教。這教區有很多外籍傳教會士，他們並非受委負責大的總鐸區，只依合同方式，受託負責個別堂區，而合同有效期限，長短不一，這是第二種模式。而今八十年代，傳教修會都醒覺自己在本地教會中所應擔當的，是協助的角色，都不想直接負責某一堂區，寧願把自己的會士托付當地主教手中，任其指派，盡力協助，更願與其他傳教修會會士一起工作，不分會籍，這是第三種模式。此外，隨著今日教會學及傳教學的演進，外籍傳教士已了解到傳教是雙行道，不但是「給予」，也是「接受」；因此，他們在某一傳教區地方工作數年後，大部份奉命返回自己的家鄉總會，把從傳教區所學到的文化資產與自己同胞會友分享，使本國文化更加充

實，本會的精神更加富裕。

(二)關於中國與梵蒂岡之間的交談——國家領導人士與胡主教曾約略提及，說的話不多，却極有意義。

胡主教很坦誠簡單地指出：交談並不預先要求任何一方犧牲自己的原則；正因為彼此的觀點立場不同，才需要交談；交談不一定達到預期的效果。所以，假如先提出要實現一定的條件，才肯交談，這恐怕是國際間從未有過的做法，會貽笑國際人士，誤為缺乏誠意。至於中梵如何交談，則是你們有關雙方的事，但我只想說：任何形式的坦誠接觸交談，肯定會促進相互的了解，減少不必要的誤會，這對大家都有好處。

一些領導人士聽了胡主教這番話後，表示將來會加以研究。

(三)有關「愛國會」名稱的商榷——這是與天主教愛國會教友座談時，胡主教提出的問題和獲得的回答。

胡：海外人士，對接受「愛國會」這個名稱，頗有困難：似乎只有加入愛國會的教友，才稱得上愛國者，則其他教友都不愛國？如果愛國會的目的是促使其成員愛國愛教，則愛國會這個名稱便只指出愛國，却未包括愛教，這會引起不必有的誤會。

答：「愛國會」這個名稱有其歷史性，因為五〇年代，我們都不許愛我們的社會主義新中國，故此有部份教友組織起來，為表達出基督徒實在愛自己的國家，協助建設社會。

胡：然則目前愛國會在中國扮演的角色，猶如我們香港教區的教友總會，或台灣的教友傳教協進會，或昔日中國的公教進行會，目的是警醒教友，團結教友，愛國愛教，敬主愛人；這是責無旁貸，義不容辭的天職。

，何不加以正名？因為名不正，則言不順，損己誤人！

四對修生的簡短講話——胡主教在北京愛國會辦事處，會晤了該處的主教後，在參觀該處全國性的聖若瑟大修院時，向修生們作了簡短的講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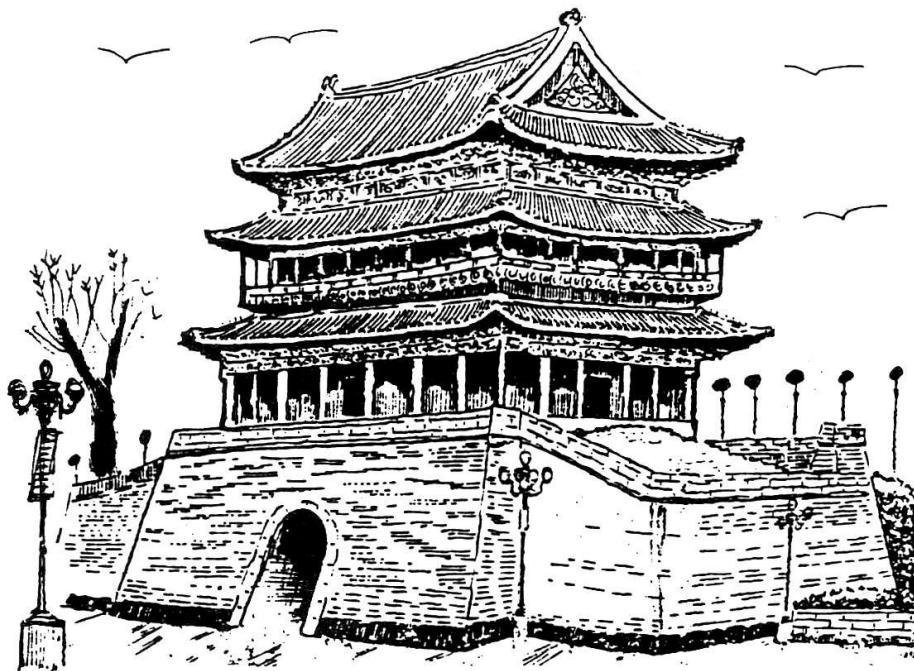
卅多年前，我在廣東梅縣就讀的修院，也叫聖若瑟修院；我們特別敬愛聖若瑟；三月十九日是他的慶節，修院主保也是中國主保。今次起行前，新華社的朋友也在三月十九日為我們餞行，令我喜不自勝。大家知道古經的若瑟為國王解決了國家問題，也為自己的兄弟解決了生活問題。新經中的若瑟是聖家之長，以勇氣和毅力照顧了聖家，而聖家就是我們今日教會的縮影；「ITE AD JOSEPH」（去求聖若瑟吧）！讓我們一起效法若瑟，愛教會，在困難中堅忍不拔！

胡主教朝拜上海佘山聖母大殿，午膳後，由金魯賢主教兼院長引領，也參觀了設在該處半山的修院，分別向高、中、初三班的

修生講話。首先，他勸勉就讀中班的修生學習聖若望宗徒的榜樣，指出聖若望得天獨厚，不但熱愛耶穌、聖母，且寫了富溢神學的第四部福音及書信，據說活到九十多歲高齡。「你們亦得天獨厚，貴修院就在聖母大殿下，成長在聖母懷抱裏；祝你們身體健康，德學兼修！」

隨後，胡主教被引見初班修生，又向他們講話。他說出自己見到修道者那麼多，至感欣慰；勸勉他們後生可畏，以背十字架的精神，作未來教會的棟樑、社會的支柱，不但使祖國達成四化，而且達致五化——即包括基督化。「任重道遠，大家共勉！」

最後，胡主教對六位已領受六品及四品職務的高班年長同學講話，其中一位執事已年屆六十二歲。胡主教向他們講述已故香港教區華德中蒙席及徐誠斌主教的事跡。他倆都先後來自上海，年逾不惑，事業有成，竟半途出家，先後赴羅馬，在專為晚年修道的伯達書院攻讀神學及晉鐸。後來，華蒙席成



了今日香港明愛服務中心的創辦人，而徐主教成了香港第一位華籍主教。因此，胡主教指出，獻身生活和牧職工作，不受年齡限制，不要自嘆太遲。

(伍)要見龔品梅主教的理由——抵上海後，上海宗教事務局王宏達副局長及外事部負責人裘林甫先生，與我們商量在滬之活動日程，胡主教隨即提出了欲探訪龔主教的理由，大致如下：

我們渴望一見在獄中的教內兄弟龔品梅主教。這個請求，我們出發前的個多月，已透過香港新華社轉達。我們的探訪不涉及是非判斷，只欲致以基督及教會內的問候，這對國家的風度和聲譽定有幫助，而對龔主教和本人，倒無關係。事實上，這種不涉及是非判斷的致候，相信世界各地皆無不可。我本人在香港每年都探訪監獄，至少一次，對服刑人士，不分宗教種族，均致意祝福。假如有關當局覺得我們訪問團不便一起入獄訪問，我亦願意單獨前往，由指定人士陪同，以很短時間與龔主教相會，亦無不可。

聽胡主教陳述了理由後，王副局長讚美胡主教坦率，亦了解主教的心情，但希望主教理解，這是超乎他們能力範圍之事。不過

尚有三天時間，他答應向有關當局反映，說明萬一達不到願望時，仍希望主教以朋友相待。

在離開上海前夕，王副局長正式告訴胡主教，有關當局認為探訪龔主教尚未是適合時候，而且自稱在這方面已盡力而為，希望主教諒解。

## (戊)展望

此次京、滬之行，實在留給胡主教和我們團員，一個十分美好的印象。身為炎黃子孫，喜見祖國日益開放進步，高興結識很多新的朋友，也慶幸受到愛國會的主教、神父及其他負責人的歡迎，與他們一起祈禱，交換普世教會最新動向和情況，加強彼此之間的瞭解。

記得抵北京後翌日，就是胡主教六秩大壽的日子。我們四人在他的房間祈禱後，給他送上一張賀卡、兩對襪子，聊表賀意。我當時笑稱，禮輕情意重，老子說：「千里之行，始於足下。」豈非就有這個意思！天主在香港教區的歷史上寫下嶄新的一頁。我由衷的感謝祂！

